

衡嶽志

卷之三

文林郎知衡山縣事蜀閬中朱

袞重修

楚襄陽袁

負編纂

儒學

龍陽彭邁齡

宜都李呈玉分校

仙釋

兩間靈巖邃谷非神仙之窟宅則衲子之精廬蓋
二氏與名山如相待也彼名山可無二氏則佳人
無鬟黛韻士無文章矣衡以內丹得九仙法傳二
祖留鑲骨之遺香衍曹溪之正派事確然而可據

衡岳志

卷之三

一

人宛爾以長存非徒侈談瑰怪流覽風華也真人
佛子其果長在洞天福地乎摩娑茲編呼之或出
志仙釋 續補

仙

或謂仙道森茫幻妄無實王重陽喟然歎曰人具
睿知長生妙理孰不可求誠以物理驗之礦之煅
煉成鐵銅之點化成金魚超呂梁而為龍雉入溟
海而化蜃冰之易消藏之過夏艸之易衰覆之越
冬人能割愛去貪養神於漠無不遐齡永壽輕身
還虛者矣道法久替行之者寡自東華演教南宗



北派昭然著矣

老君在顛頊高陽氏辛卯元年降于衡山號赤精子
教帝解紛塞兌治國安民滌蕩九黎陟明八凱有
龍野紫髯之兇醜有蛇身赤髮之渠魁力拔不周
首觸山碎天低西北致日月之西行地亞東南使
江海而東注追呼六甲役御百靈訓之以微言之
經教之以大順之道乘蒼蚪之迅駕或適幽陵御
素螭之遐遊或臻蟠木

右出道藏二百四十七與字第一號

漢惠車子與嚴君平友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岳

王妙想神仙錄曰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居黃庭

衡岳志

卷之三

觀吳水之芴朝夕竭精誠想念丹府有光景神物
之異後乃僊去

劉根先生遊觀四方晚歸南岳之東峰煉真服炁後
僊去

雙子辨號華蓋君在靈芝峰修煉

王谷神即太微先生蜀青城山道士渡荆渚泛瀟湘
至南岳卜菴於金母殿胎息還元數年道成

皮玄曜即太素先生與王谷神同卜菴南岳

李鳳仙自幼不語幽棲南岳人問之曰知白守黑道

貴昏默

賣薑翁不詳何許人日在岳市賣薑有道士遇之欲授以黃白之術翁不荅但取擔上薑納口中須臾吐出成黃金兩人相顧而笑自是不復見

天師張道陵自天目山遊衡山謂青玉光天二壇禮祝融君之祠

張正禮漢末入衡山服黃精顏色悅澤

劉麟之少尚素質謹和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測好遊山谷因採藥至南岳深入忘返

晉南岳魏夫人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魏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

衡岳志

卷之三

三

三傳五經百氏無不周覽志慕神仙味真號玄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間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方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麓立乃離隔屋宇齋於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君王褒謂夫人口聞子密練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勅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

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子其昂
哉王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仙
名於玉劄矣子其昂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
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常會
陽條山中爾宜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
允等便授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
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君精金馬神真虎文
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手授夫人因告曰我
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
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今所

授者卽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
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
曰太上三玄九皇高真虛微八道上真玉宸袞爲
太帝所勅便教于魏華存是月良日戊申謹授寶
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
袞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大師紫元夫人書
也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
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
五臟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道也其後幼彥物
故值天下亂夫人撫養內外苟救窮乏亦爲真仙

嘿示其兆因去中原攜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
又爲溫太真司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大尉
侃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達江南寇盜之中所過
之處神明保佑嘗栖衡山望前峰妖氣祛之仰天
峰白雲潭其遺跡也二子位旣成立夫人遂得冥
心齋靜真靈累感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
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
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日遷神白騎
神散一日石精金炁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不
行凡七日太一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

形而去徑入陽條山中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
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大真金母金闕聖君南
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
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
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大帝君金闕後聖君各
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劄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
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太霍山
洞臺中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竝傳事甚詳悉又
述黃庭內景叙青精健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
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楊義

護軍長史許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貞白真誥所
呼南真卽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君家
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見雖避之不如不
見子所營者道所詠者妙道妙旣得恐知慮蕩散
斯念吾子宜慎之復云河東梧桐山之西頭適崩
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請清虛宮授真仙之籍
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
心虛邁莊敬丹道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慾之
心行上真之道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
籍方將被考於三官勉之慎之又曰得道去世或

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管有再酣瓊液而
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
戶買李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
山尚有喬嶺之慕李生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而
異處墨狄固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
光翦薙以入清水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
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
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解南
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
不皺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

髮盡落而失形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靈
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脈
散血沈灰爛而五藏自生其骨如玉七魄營侍三
魂守宅者或三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生服質成
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
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
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仙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
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
肉貽靈祿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他藥尸
解非是靈丸者卽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

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尸者有形皮存而無骨者有
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
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
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皆得
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亾
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
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
爲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慾惡蕩
真豈若守根靜中樞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境
寂混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若外見察觀

之氣內有慍結之晒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
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
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
慾兼味於清正華日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
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既遊江南遂于撫州并
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梗蹤跡
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爲
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感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
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歷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
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

新野先生晉太康中與徐君採藥入衡山

陳興穎川人也訪真跡於南岳天柱峰遇二真人
年可十八九自云我歷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以世
人修道暫能專精中道而廢不能勤久何由擢形
雲天飛冲霄衢乎汝之積功亦可嘉矣第勿退敗
何慮不列名於金臺玉籍前苦後樂苦卽有極樂
卽無窮何者林谷幽棲禽獸爲伍饑渴畢至寒暑
辛勤割世辭榮離親捨愛可謂苦也壽同天地變
化無方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不懈于
修勵乎興明拜首曰永佩聖言遂授明鏡玄真之

道修之十八年二仙復降告之曰咎我授汝至道
果能勤行今則登躡九天遊宴八海積功之報也
前苦後樂惟子得之矣以晉大始四年戊子三月
初一日升舉

施存號胡浮先生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驅策虎豹
之術居衡岳西峰洞門觀石室或跨白豹而出愛
慕者罕得親近晉永康元年庚申四月七日升舉
尹道全天水人也於衡岳觀後峰修洞真還神徹視
之道兼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真降焉謂
之曰白日升騰者當有其才而後成其邁昔漢武

帝感大真金母授五岳真形靈飛十二事纔得尸
解之道而不能使形骨俱飛汝授其一事而有沖
舉之望斯乃勤苦所資亦宿分所值矣道全曰淺
學無聞願示其要天真曰上自五帝六甲左右靈
飛之符洎混沌洞東蒙之文事目次第而有十二及
五岳真形取其山之向背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
藏隧脈之所通而爲之圖也况主符圖吏兵仙曹
職宰者衆矣汝得靈符及受列岳真形能自信奉
而獲感通乃知文始之喬太和之族世有神仙矣
與汝期於九清之上混茫之中言訖而去道全晉

時居山至永嘉九年正月九日白日升舉

薛女貞晉時避世居南岳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後仙去

陳惠度潁川人初居茅山採靈異艸藥貨之飲酒不食數年南遊挑兩笈盡是金石之類至南岳選其幽勝乃告天而盟鍊丹深夜被鬼所擾三揭丹爐運石摧壓唯冥心蟠石上誦黃庭經佩五岳真形圖其志愈恪陰有所感道力潛扶獲擒魍魅妖氛盡散其鬼戰慄悲號真人復令豎石誓免戮鬼形遠遁他界後丹成炁氣滿山明徹遠近乃服之以

衡岳志

卷之三

十

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升舉

劉宋徐靈期修道於南岳歲久遍遊岳之巖洞及諸山谷一十五年無不周覽作衡山記云天柱峰高四千一百丈有夏禹治水碑銘皆科斗文字紫蓋峰常有白鶴翔集其頂而神芝靈艸生焉又言有石室在其下香爐曰杵丹竈具存祝融峰上有碧玉壇傷生紫梨木雖子熟人莫得而食之其所記洞府勝異甚詳竟不知靈期所修何道能制伏虎豹役使鬼神以元徽二年甲寅九月九日於上清宮白日升舉

齊張曇要居招仙觀精思感通天真密降授以內養
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三年神遊大空面朝
皇極大帝賜以愛寶長膏混神合景之液受而服
之變化不測神川無方以齊延興元年甲戌七月
初三日升舉

梁張如珍南陽人居南岳遇神仙降授明鏡之道使
其修之曰夫照物理者天也照物形者鏡也天之
道以清鏡之體以明人能存天清鏡明澄心靜神
而內外洞朗則至道成矣若以內役其智外勞其
形心不澄神不清去道遠矣吾昔受之於長桑公

衡岳志

卷之三

十一

子云此道要秘於太微中天帝所得之能洞達玄
通遐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而
行之亦與此同體爾古人所謂虛其室則白自生
定其心則道自生信哉言乎如珍修之九年而成
洞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三年甲申十一
月十三日於九仙宮白日升舉

王靈輿九江道士勤志于道初居五老峰神人夜中
謂之曰得道者若非其地如植五穀於砂石之間
則不能成矣雖有飛升之骨當得福地靈墟然後
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爲土地積功以爲羽翼苟非

其所魔壞其功茲道無由成矣靈輿問何地可以棲止曰朱陵之上峰紫蓋之鄰岫可以沖天矣遂自廬阜遷居南岳之中宮一十二年羣真下迎以梁天監十一年壬辰七月十三就壇升舉

鄧郁荊州建平人居衡山洞靈臺避穀三十餘年惟飲澗水服雲母屑一夕遇魏夫人乘雲至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等遂傳以法行之而得道梁武帝建五嶽樓以居之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霍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乃乘之而去

鄧郁之字彥達卽鄧郁子也曾與徐靈期爲友周遊靈山宋元徽中徐君於上清宮昇天郁之徘徊歲久梁武帝聞其名詔于岳麓山置觀爲脩煉之所丹成後回居紫蓋峰以天監十一年壬辰十二月於自然石壇飛昇而去

遺史袁真曰父名郁子名郁之字理似謬致他書有云鄧郁之子名元達以此爲是

隋吳涵虛開皇中道士也字合靈居華蓋院風狂未嘗下山終日沈湎亦無烟火之具俗呼爲吳猓好睡經旬不食嘗言若要開卽須懶如勤卽不閒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

雲今風着力眼前騫地見樓臺異艸奇花不可識
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爲上
昇恠一時提向瀛洲賣後以清泰二年白日昇天
而去

唐廖仙名法正一名通玄鄱人也爲景星觀道士

景星

觀在今蘇仙山幼從方外得費房劉根之術

按仙傳費

長房得異人術能符驅百鬼又劉根有召鬼之法

談經演法鬼讐神降然

性耽遊訪行亦見重于人當時士夫逢掖無不知
其名者時有人爲袞崇所侵覓符咒治之不能痊
愈加狂獼已而請廖師師至一見而慚慙以醒卽

衡岳志

卷之三

十三

得如初厥神如此自是聲名益重咸通六年懿宗
皇帝召入朝行道術有驗上重而留之欲拜之官
廖師辭不受力求歸乃重餽遣還師又辭不受賜
號玄妙真人歸過荊州公安野渡渡有二妖爲人
害時每興波覆人舟廖師渡方中流水波溷溷師
恚然奮袂舉傘劈浪浪爲之靜趣棄舟赤足踏蹻
水面御風而過至今公安渡舟子驚異知師非世
人也遂追隨師矢願爲臧僕婦至觀求傳道法師
語曰汝自當持素我于此中煉丹丹成吾與汝分
餌之汝慎護吾門也師遂隱山崑不出未幾出遊

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爲盜所
竊必累于人不衣不食故無憂也後居南岳煉丹
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著譚子化
書

爰襲祖字仲遠梁時吳人也始居南岳潛心于道以
求度世嘗謂誠素所至高真必通遂刻志誦黃庭
玉篇因作黃庭觀使弟子居之自棲于白馬巖後
往來九嶷山一日歸觀沐浴閉室而坐凡七日不
出弟子驚異開眎之忽然輕舉遺仙帔于木杪巖
中臥蓆經百年不壞時唐太宗貞觀元年夏四月

南岳志

卷之三

十五

也 詳見南岳總勝集

馬承禎字子微開元初自海山乘桴鍊真南岳結
庵于觀北一里許丞相張九齡屢謁之明皇令弟
李壽誥之較正道德經深加禮待呼爲道兄御札
表書往來不絕天寶初蜀人薛季昌昔在義
嶺山注道德經二卷後隱居衡岳華蓋峰撰玄微
論三卷并大道頌一首乃注得道馬弟子王仙嘯
寫進上詔住降真觀賜供養書云元皇帝聖像
一鋪并三事通光應宮一丈七尺經六寸七寸崇

仙嘯性好談

一丈七尺經六寸七寸崇

信外皆土。攬岳中茶入京師。於城門內施茶。遇高力士見而異之。問所來。荅是南岳山九真觀道童。爲殿宇頽毀。特將茶來。恭化施主。力士喜其言。因聞明皇召見。問曰。卿有願否。對曰。願鬱二家國盛濟。三經道典。帝喜。令拜司馬先生爲師于內殿。披戴厚賜。回山夜夢。感真人陳少微而得道。要再命侍司馬先生來。王屋久之。奏云。尊師以開元二十三年仙化。云請收南岳舊居爲觀。蒙聖恩書額。詔薛季昌住持。其觀宣賜聖像供器。天寶十二載。復令衡州鑄銅鐘一口。降賜觀中。音韻振遠。徹於霄漢。重四千斤。

薛季昌河東人。遇正一先生司馬承禎于南岳。授以玉洞經籙。研真竅妙。唐明皇召入禁掖。延問道德。談極精微。上喜之恩。寵優異等。卽還山上。賦詩贈之。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宜傳秘訣。來往候山輿。丹成一日忽。曰祝融。今夕有天真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父承休。吳房令。娶汝南周氏。既娠三年而生。泌小字順幼。聰敏。書覽必能。

諷之開元十六年泌年七歲玄宗御樓大酺命中
使潛抱之以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說令詠方圓
動靜泌應聲口方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
如碁死說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實道其字
泌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隨意說
賀曰聖代嘉瑞也然身輕能于屏風上立薰籠上
行道者曰十五必白日上昇一旦空中有異香氣
及音樂之聲泌父母血屬憂焉潑蒜汁以厭之賦
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
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仙復不貴

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今一丈夫平生意氣負
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一葉扁舟泛五湖張
九齡見而誡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
爲詩但當賞心懷古勿自揚已爲妙泌泣謝之爾
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喜其有器度前途不可量
也九齡出牧荊州邀至郡經年還遊衡山因遇神
仙桐柏真人羨門子安期生降之輿車幢節照灼
山谷將曙乃去授泌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
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
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

多絕粒咽氣修黃老谷神之術天寶十載玄宗訪
召近侍進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
爲布衣交十三載丁母憂還山無復仕宦之志詣
南岳張先生受籙又與懶殘禪師遊嘗以中夜潛
往謁焉懶殘命坐撥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
多言領取十年宰相祿山陷潼關肅宗手札召泌
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于臥內規畫大計
遂復兩都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黃衣
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上聞之告泌曰艱難之
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

服之入謝上出懷中勅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
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之李輔國張良娣譖建寧王肅宗賜王死泌請歸
衡山代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笏于道未幾徵
入翰林元載嫉之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
爲江西觀察判官載誅追復京師又爲常袞所嫉
除楚州刺史歷陝府長史兼防禦使陳許戍卒三
千自京師歸去陝州界泌潛師監險盡破之又開
三門陸運漕米無砥柱之患就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崇文館大學士封鄴侯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

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恒以言論忠讜歷事四
蜀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中使林遠
於蓋聞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
事慘然而別林至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深
悼異

王十八衡山人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
嘗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跡也後遊
長安至一藥肆中見有道流三四人到引滿飲酒
談謔極歡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
王十八遂去自後每記之不可尋求也及作刺史

南過衡山縣館時春日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
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語郵吏曰此菜
何所得荅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種所以館中常
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遂往見王
十八衣犢鼻禪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慄
漸與語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
公疑異之遣坐索酒與飲迄不肯却歸晏乃詣縣
言欲偕同往嶺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
亦不甚拒破衣山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
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敝人皆

竊笑之去所請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
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
無厭怠之色數日遂死劉公嗟歎涕泣送終之禮
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園後一年官替婦朝却至
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回
乃應是不任驅使劉公驚問曰何時婦曰去後月
餘日卽婦云奉處分放廻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
中鄰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
涕泣不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
人往發其墓瘞所空存衣服耳髮至京城偶得重

疾將屬續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叩門甚急厲
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求見一家皆歡躍迎拜
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
藥自于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
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
逡巡開眼蹙然而起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涕泣
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竝泣王十
八懷然曰奉媿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九可延十
歲至期某却自取啜茶一椀而去劉公固請少淹
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

鹽鐵生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
一來曰要求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
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
水令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顏色與三十年前
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
側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公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
固知爲汝掠也移時而去不復言劉公尋痊復數
月有詔至乃卒

張惠明貞觀末修道入山遇南岳石英夫人傳道行
抱一三五混合之法而後尸解

衡岳志

卷之三

三

俞靈瓚河間人住衡山九真觀修道十餘年南岳赤
君授以回風混合之道能坐見天下如在掌中

劉元靖武昌人初師王道宗道宗仙去靖感悟遂遊
名山入南岳峻峰鑿石穴以居絕粒煉氣唐敬宗
召入思政殿問長生術等放歸武宗復召入禁中
受法錄賜號廣成宣宗時仙去惟杖履在焉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
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
劉師服嘗于湘南遇之元和十一年壬辰十二月四
日將自衡山遊太白過京師與師相值師服詔

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獲麟夜坐
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鬢黑面長頸而高
喉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看蓋
鑑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
衡湘舊識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有文也聞此說
大喜卽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刻
事更烹次傳與喜踊躍而綴其下曰外包乾蘇文
中有潛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
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牖坐謂劉曰吾不解書
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

彭亨初不似經意者而詩言則皆譏喜二子相顧
慙駭然欲以多窮之卽賦兩句以投喜曰大若烈
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遺
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葉殘
彊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礮去圭角浸潤著允精
又投喜思益苦務欲塵彌明每營度欲出口
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有
雙耳穿上爲孤聾掇吟甚彌明日時于
作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亦詩語皆長
夜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

爲弟子不敢更論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又連唱曰何當出灰地無計離銚罌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煖熱敵不與寒涼并忽羅翻溢愆實負任使誠陋質荷斟酌狹束媿提擎豈能煮仙藥但未汚羊羹區二徒自效瓊二安足呈難比俎豆用不爲手所橙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卽便讀之畢謂二子曰子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且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

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愚皆起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也請問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惶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鼙二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子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便旋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携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

張果唐賜號通玄先生煉丹大酉山武后遣使召之
卽自死後人復見居衡岳山中玄宗遣中書舍人
李嶠齋醮書邀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問
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
御美酒嘗曰我生堯丙子歲帝召果密坐使夜炷
視之不見果所在

唐若水魯郡人曾知潤州若山其弟也爲衡岳道士
得胎元谷神之道中宗朝嘗徵入內殿尋懇求還
山詔許之

羅浮軒轅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于牀

前髮垂至地坐閭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于深
巖峻谷之側有毒龍猛虎衛護或民家具齋飯邀
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卽袖出
一壺纔容二三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
或命人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于盆中其酒漑
漑而出麴藥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俄而
見十數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于空中則可屈
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
入內庭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
撤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刑無偏自然與天地

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唐宣宗因又問先生道孰愈于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嘗之集方休于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貴皆不喻其言于時宣宗召令速至纔及玉階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知矣坐于御榻前宣宗令宮人侍湯茶有笑集貌古希素者纈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髮如絲于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宮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

貌復故宣宗因話荳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于此宣宗曰朕可得乎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撤盤卽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美無匹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卽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初舜歸山至江陵于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故忽然以其所化

節而天格清峻山人見者褊吝盡消侍郎呂渭楊
惠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
獲或邀請至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
已迎之先生蓬髮敝衣欣然就與到郡亦終無言
卽日降雨所居岳觀建黃籙壇塲法具已陳而天
陰晦弟子請待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
齋左右代整冠履扶昇壇上天已開晴楊嘗迎至
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使者以履襪追
及于衙門卽坐階砌著襪倘若無人楊再拜亦不
止之時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楊自京尹謫臨

賀尉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者還田
謂曰報汝侍郎歸無憂也未幾量移杭州田平生
未嘗干人人亦不敢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名第
與呂渭最深愛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左
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牀撫其背
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真
樸如此又蔣舍弘與田良逸爲莫逆交混元之氣
雖不及田而脩持趣向則兄事于田蔣始善符術
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後居九真觀命弟子至縣正
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于山口見一猛獸當路

良久不去以故遲歸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踏符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焉未幾輿俱蛻去

柳實元徹衡岳人唐元和中結伴往驪愛二州各省其父至登州爲風飄入海島二子登岸見一廟有玉天尊像案上有金爐俄有雙環捧玉合至炷以異香二子以其事告女曰玉虛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子堅請之言訖二仙果至二子泣而求

救玉虛日子隨南溟夫人而行當無憂也夫人視二子久之曰二子殊有道骨他日當得仙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合爲子師耶遂命侍女送二客去乃贈以玉壺高尺許復別以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其傍皆異花二子于花間潛窺皆羣龍相接爲橋將至海岸侍女乃解一合子中有物如蜘蛛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昔遇少年因而生子垂三歲夫人命與南岳神爲子前南岳回鴈峰有使者至水府使者回曾以吾子

所弄玉環寄之而使者隱之不付三君經回鴈峰
下風訪使者廟以此合投之當得玉環爲送南岳
吾子亦當有報慎勿啓之二子因問侍女曰夫人
云吾輩自有師師當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爾二
子乃經回鴈峰訪使者廟以合投之須臾有黑龍
飛騰空中下一玉環乃收以送于南岳廟忽現黃
衣少年出二金合謂二子曰此藥名返魂膏人有
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言訖不見二子遂
持歸其妻歿三日矣以其藥塗頂果俱活乃共訪
太極先生于南岳一日雪中見老叟負薪哀其年
老而寒飲之以酒賭薪擔上有刻太極二字乃拜
求之因持玉壺以告其故叟曰吾平生貯玉液者
此壺也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峰更不復出

建居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受真
經積二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
建語爲建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
一皆若涉歷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
曰吾嘗客于南海迨今十年矣時有寺官李侯者
護其軍李侯以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
得其簪喜甚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常獨遊

開元觀觀之北軒有傳塗爲真人狀者二焉其位
于東者左玄真人及視左玄之狀果衡山所遇道
士也奇而歎者且久及昭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
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
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于南海嘗以
二玉簪飾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
之數年矣今君所獲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
道士

張山人方術士也曾居衡岳時曹王臯貶衡山嘗出
獵得羣鹿十餘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

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耳遂索
水持咒力禁之少頃于水中見一道士長纜及寸
負囊拄杖蹶蹶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
取一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蹶足而行卽告
王曰此人易追止數十里遂命走馬向北逐之十
餘里見一道士蹶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
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
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
鹿無罪卽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
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于小坡而不動王問

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然患之王召山人與之
相見乃舊識焉其足亦平復問之乃郴州連山侯
觀主卽從容遣之未幾有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
繫馬于觀門糞穢頗甚觀主見而怪之客大怒詬
罵道士而去未數日客遇山人山人謂曰君方大
厄蓋有所犯觸客卽說前日所與道士爭罵之由
山人曰此異人也爲君致禍却速往辭謝之不然
不可脫也此爲震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柏木長
與身齊致所臥處以衾衾覆之身別處一室以棗
木作釘子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乃建辰位身居第

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卽回求得木等果
依前法設放宿處未至郴州于山館半夜忽大風
雨雷震前屋須臾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星下不敢
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捕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
眎柏木已爲粉矣客益思奔謝觀主哀求生命久
而方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也

秦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卜居邵州仁風村之
新塘數世皆修慈惠秦芝自幼蔓處不與親友交
嘗遊息南岳訪神仙之事一夕于祝融頂遇真人
傳金丹火龍之術歸而煉丹雲山之北或棲真天

聖巖中積有歲年遂能乘虛御風隱顯出入人不可測開元二十六年明皇召至長安以楮爲座待之奉芝如坐木几明皇甚異之爲設齋饌泰芝納數物懷袖中問之對曰當以陛下命賜邵州守月餘邵守果有表至其靈異若此後以天寶十四載八月十三日于雲山觀沖舉

華幽棲自西蜀遊二十四年歷荆渚泝瀟湘禮赤君

於此修真晦其名氏于五峰之下石臺上注靈寶經臺上烟雲如香烟繚繞而起注經罷烟亦自無感格如是因名天香臺後尸解

衡岳志

卷之三

三五

張白膠辟穀衡山雲隱峰日飲深醉不知何處得酒作歌曰山花頭上插酒向口中斟醉眼看醒漢蒞蒞盡喪真後不知所往

鄧紫陽建昌南城人初爲道士于麻姑壇之西北後因省親路獲神劍佩之性剛毅自負濟世之材每憇溪壑之間誦天蓬咒不輟遂感北帝遣神人授以劍法遠訪南岳朱陵謁青玉光天二壇禮鄧真人夢有所感明皇召入大同殿建醮封天師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于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

本山仍請立廟于壇側明皇從之尸解後人常見遊于衡岳

真人王君少好道術與妻俱入衡山精思修道常以八節日隨四時朝拜聖真後遇太虛真人授以素書二十五卷乃九天皇仙太上靈丹之道告王君曰爾有至相應當得仙復七年太乙中黃以靈丹與之遂有龍車羽駕來迎白日昇天爲太和真人初不知授書者何人及昇天後謁授書之師乃知爲太虛真人南岳赤精子也一云赤松子

汪子華蔡州汝陽人七八歲通經義十三歲知天文衡岳志

地理之學開元中屢舉不第弃去與顏真卿同學長生術祿山亂弃家南游愛南岳之勝結菴祝融峰下脩道九年不出世傳仙去

徐靈府唐玄宗時徵士隱居衡岳注計然子書十二篇進之遂封通玄真人號其書爲通玄真經行于世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唐龍朔中居衡岳顏如四十歲人行步如風常往來蒼梧五嶺間百餘年狀貌不改或問氏族但云何二時人因號曰何尊師道士田虛應鄧中虛嘗請曰尊師卒無言何以問悟學

者則曰知不知上也不知知者下也誰能鑿混沌之竅悟自然之理也杖藜入林而去須臾羣虎隨之不復見矣開元中司馬承禎遊衡岳見尊師于林中致禮造問則據石而坐不見荅而退天寶二年下元日雲雀翔空異香芳郁謂弟子曰吾去後當舉于紫蓋峰南盤石上遂化顏色不變弟子環衛行遷神之法中夕聞雷震聲卽失其所在衡陽太守蘇務廉爲立碑焉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八入仙壇精修香火十年孑然無侶壇側多

虎遊者結侶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見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栖窮林命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字又曰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其夕果有十餘盜來毀魏夫人仙壇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圓浮寄他石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羣盜

待火延刃將書如入其室
既出門即推讓仙壇轟然有聲山巖谷裂謂已震
墜矣而終不能動因率奔去皆為虎所食
以青鳥語始遷居他所鳥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
語時師改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師事于姑姑謂
改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此疑
矣一旦遂去

師道歙人少好道學唐末于濤為歙刺史其子居
方外道士居于郡之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請
方外諮以郡政乃名其山為問政山吳朝

南唐吳朝

嶽志

卷之三

三

行密吳王

以師道常居是山因號為問政先生焉後給

事中裴樞治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池州
雅宣州田頌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頗破之後
後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言者
者師道彼時在城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
遺兵革中耶師道曰苟一言有當萬姓獲全
借焉樞曰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身已入道不
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
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
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

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
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
即楊行密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後求遊
南岳訪洞靈宮之勝因居焉吳遣使醮南岳携師
道以還廣陵未幾尸解時吳主方遣使于湖南使
還至巴陵見師道遊行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
朝廷放我還山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
羽化矣後人屢見遊行南岳吳主博訪竟未得見
五代鐵冠先生荆臺隱士也嘗慕吳合靈之道騎白
牛來訪楚王馬希範師事之後馬希聲嗣位先生

不知所已後人見之出于洞靈宮

宋跛仙太平興國中有跛仙者無姓氏遇呂洞賓于
君山後亦隱抱黃洞行靈龜吞吐之法功成回身
變自號瀟湘子嘗言我愛瀟湘境紅塵隔岸除
山七十二惟喜洞真墟元祐間嘗有白鶴棲鳴于
空杉之上三日而去

率子廉衡山農夫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爲道士
居南岳紫虛閣性嗜酒嘗醉林間郡守王祐過之
前不能起直視祐曰村道士飲酒不能常得老
復徑醉官人恕之祐察其異與歸居月餘無所

送還山祐贈詩二絕書板懸閣上衆始驚之一日
忿謂衆曰吾將有所適衆遂葬之岳下
未幾有僧守澄自京還附于廉與衆書驗之乃破
之日所書也發其塚惟杖屨而已蘇東坡作傳行
於世一云帥子連形貌魁梧膂力絕人獨住魏夫
人觀三十年寂無黔黹王全裕奉詔禱南岳見子
連因贈三絕云下瞰虛空臨絕澗上排雲霧出山
顛四邊絕險無猿鳥獨臥深雲三十年又古屋當
崖映日關年常伴白雲閒簇糧糗大從狗出四
面無人見下山又心意逍遙約莫

衡岳志

卷之三

人稀想君絕慮離塵了不是王
國中盛夏尸解後有僧紹能于關右見之二僧名
各不同未知孰是

衡山道士不知
入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嘗裹糧
持錫入衡
陵西原遊覽累日捫蘿度險無
跡不到因
下長吁曰饑渴如此不見主人
忽見前巖有
坐繩牀僧詰之不動遂責其無
賓主意復以饑困告道士欬起指石
此有米
觸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斗餘置于釜承
暴水敲火煮飯僧纔食一口未盡燂以未熟道士

笑曰君食止此可謂薄命我當畢之遂喫飯盡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裏枝頭猿懸鳥跂趨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蓬轉湍急但睹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在僧尋路歸寺數月不復饑渴

元大定元年甲子鑄南岳廟鎮岳洪鐘上載真人法師洪武初勅封鎮岳洪鐘大將軍

吳全節特晉上卿立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立德廣化真人知集賢院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事

張德隆發願持疏募緣監主鑄造通妙冲真法師南岳廟提點所提領案牘監昭聖萬壽宮壽寧觀都

衡岳志

卷之三

三六

監觀事

王沂孫宣授冲和通妙法師提領案牘事

李仁實宣授葆和明德通玄法師知宮廟事

石元堅宣授凝真冲妙崇德法師提舉宮廟事

李奕芳宣授明遠冲妙弘教法師主領宮廟事

李道真宣授冲虚抱一先生教門高士提點宮廟事

扈必聰宣授冲真凝遠法師知事

江茂新宣授崇道通妙法師教門高士知事

吳道倫知宮門提點事

姚祖大元末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有數年少並執

許... 古時字自後皆鳥跡

明許演空號洪陽別字三無子沛人蚤年入武當蠟
燭澗修真後聞南岳之盛約同道高守忠李和松
謁南岳訪九仙觀古跡結小茅于觀清苦備嘗人
未識其有道也及高李相繼羽化明季桂藩聞其
苦行傳至郡城因註道德經以進遂有識者當時
衡郡鼎盛中貴各建望江華樓延師齋供皆曰美
哉備觀師曰美則美矣不免一堆灰衆皆感然不

衡岳志

卷之三

三九

樂久之衆善欲建呂祖閣于江干効黃雀之製復
着人問師師曰不必問我若問我必依我因指點
閱江門子城內可衆從之閣事成飄然長往逮癸
未歲江干樓臺盡焚今是閣獨存人始異之註有
道德陰符經行于世

李常庚號皓白青州人生而好道于書無所不讀年
二十餘以公事走長安見宮闕車馬之盛遊公卿
間名藉甚已而歎曰京洛緇塵化盡勞人富貴幾
何朝華易悴從此遂生物外想慕終南五岳之勝
以天啓甲子年出遊遇異人潛心五千言之學

何策杖入武當至均陽滄浪亭遇道者龐翁丹觀
年可六七十許號爲四維長者道俗年半百者爲
言長者居山多年予爲兒時所見貌已如此人或
測之以爲羅念菴云繼遊吳越旅巢廬間尤久後
乃結茅隆中與諸葛廬衡相望旣而念中原戰場
不可居乃遊江漢居黃鵠磯下因扁舟過洞庭卜
居衡麓之朱陵洞口九仙臺建飛觀數間植北方
桃杏梨榛諸果物簇二成林將帥所贈貽買山田
若干畝日覽諸子書隨筆各有論著議論風生晤
仕路人輒勸以救民爲主然則道士非道士也禹

峰曰如是則斯觀也不十仙不止矣

衡岳志卷三 四

黃兩鎮不相能各樹幟對壘蜂擁數十萬衆村落
城邑數百里人洶不保其生道人出歿力解兩
家之爭否則陳餘張耳喋血無已時矣湖南呼爲
李道翁相依爲命云道人卜居衡麓之朱陵洞口
九仙臺建飛觀數間植北方桃杏梨榛諸果物簇
簇成林將帥所贈貽買山田若干畝日覽諸子書
隨筆各有論著議論風生暇仕路人輒勸以焚只
爲主然則道士非道士也禹峰曰如是則斯觀也
不十仙不止矣

一道士寫得咄咄奇異先生每立論皆世道蒼生
之念如此 祥符張文光詩

衡岳志

卷之三

古得道羽流如許旌陽葛稚川孫真人三茅真君
皆有億萬行救濟生靈不止三千七百功蹟其後
或飛昇或拔宅其應也然數君濟生不過藥物神
通黃白之類至履王侯相之虎尾緩頰息戈立
甦數百萬生靈所在焚香遍帝叟則皓白獨也皓
白與禹峯先生作方外交篤且久宜其寫照在阿
堵至走筆如霆開急峽朱旗絳天奔虹帶軸使人
怖其險勁 古澤夏嘉瑞評

黃兩鎮不休論谷樹洲樓壘雜雜幾十萬衆林

釋

真空首頌言曰佛法五傳至曹溪派分爲兩一曰南嶽讓出馬祖一曰青原思出石頭遷則讓遷二祖皆衡嶽開山者也舊志源流失次篇章混淆遂改列讓遷于前以重鼻祖餘則各依道場編爲例如上封各禪師盡入上封福巖各禪師盡入福巖是也

南嶽大慧禪師諱懷讓金州杜氏子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

衡岳志

卷之三

四十二

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思讓父乃名曰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毘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請曹溪叅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師無語遂經八

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覺有個會處祖曰作麼
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
修證則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
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
若多羅識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
金雞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祖云先師有
言從吾向後勿傳此衣但以法傳汝向後出一馬
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師侍左右一
十五年以唐先天二年始至衡嶽居般若寺開元
中有沙門道一卽馬祖也在傳法院常習坐禪師

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一日圖作佛
師乃取一甌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師
曰磨作鏡一日磨甌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甌旣不
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日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
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師曰汝
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
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
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豁然開悟禮拜
問曰如何用心卽令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
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

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日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猶待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眷善威儀常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後馬大師闡化于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

衡岳志

卷之三

四十四

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亂亂後三十年不曾少缺鹽醬師然之天寶三載八月十一日示寂於衡嶽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增吏部侍郎歸登撰增記

道一姓馬氏

即馬祖

漢川什邡人本邑羅漢寺出家容

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開元中習禪定于衡岳傳法院遇讓和尚密授心印四方學者雲集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轉化無窮

貞元四年正月申登建昌石門山謂侍者曰吾之
朽質當于來日歸茲地矣既回示疾院主問候師
曰日而佛月而佛二月一日跏趺入滅賜諡大寂
禪師曾示衆云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
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
故三界唯心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
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
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聽吾偈曰
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
生

行思禪師吉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
師唯默然聞曹溪法席乃往叅禮問曰當何所務
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
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
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
言少林謂之得髓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變行
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
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競必多矣
卽臨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
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

卽希遷
和尙

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于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叅禮師曰予何方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讓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用雖多一麟足矣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

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岳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個錫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岳曰子問大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承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岳便休

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

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

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

許個鋤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
往南岳

南岳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
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旣冠然諾自許直
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
攝衣從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
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
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于唐天寶初
薦之衡山南寺寺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
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惟

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
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于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
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而寢夢
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遊泳深池內覺而自詳曰
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
性海矣遂著叅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
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
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
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
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

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溼地堅固眼色耳音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自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

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者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樵柴曰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南岳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貞元六年示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爲無際大師塔曰見相無量壽佛姓周氏郴程水鄉人

程水在郡東北五里永興縣界

母

熊氏產師有摩尼入懷之兆生而頤面大耳骨瘡如柴標姿異人俗相傳郡西開元寺爲師披剝處

初參徑山道欽禪師自立禪關一所設門局鑰斯
夕踟躕其中不問寒暑者數年唐天寶末舜徑山
之羅浮披經悟法得般若彼岸之理嘗從一高僧
觀于海上高僧戲謂師曰苦海無垠如是哉師盛
然曰是衆生之所謂苦海而菩提之所謂性海也
僧大愕然坐師上坐而禮之居數載歸省其母母
殺雞爲黍食師師不忍辭承母命盡啖之母食其
一跣師食竟趨至江澣出腸洗之厥江遂名洗腸
洗腸江在郡東其
江屈曲亦若此至今常有獨足雞浮水面焉因
出遊過衡州匡峰寺苾芻怪其形不容止宿師曰

衡岳志

卷之三

既不許宿可憐行僮衆僧嗤之曰行僮難覓要泥
塑金剛吾當奉汝師曰不難以手指一金剛儼然
倒地成一健僮荷筵從師而去

今雁峯寺天王右
一位竟不可塑每
復自噴僧衆大訝相謂曰近聞柳陽出佛意其人

乎師行百步衆共追之趨至渡頭及之衆僧泣
曰吾等不識活佛願留回寺師柳榆曰吾是遊僧
奈何言佛衆苦留不已曰五百年後吾當歸雁峯
爾以一袈裟就說一偈遺之偈云雲遊僧者悟真
空千佛袈裟萬代宗山寺衆僧留不住五百年中
歸雁峯授訖師收錫而去至德初遊至湘源遂于

湘山楞淨土院居之

湘山在全州西二里寺在山之陽舊名景德寺宋賜額報

恩光

高僧從者甚衆至會昌初一日謂衆比丘曰

大劫將至僧當易衣冠衆曰當若之何師曰是固無害未幾釋氏唐武宗之阨緇剃輩無漏網者唯師得免永州刺史韋宙遣使禮請翌日卽至四門各見其入宙出道迎唯見其一其靈變類此者不可具述咸通八年二月十日端坐而逝時年一百三十二矣師真身在全州湘山歷代封爲慈祐寂照妙應禪師又號湘山祖師萬相主人無量壽佛又號萬壽念禪師嘗元旦上堂云徃復無際動靜

衡岳志

卷之三

五十

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迴出昔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於其中間覓去來相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踪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著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爲你重二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處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警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休談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師之宗旨大既於此可見

嶽麓景岑禪師初住鹿苑爲開山第一世其後居
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長沙和尚上堂
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艸深一丈事不獲
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
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
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
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
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
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
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_二出不得又曰底

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個
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日學人不會師曰
妙高山色青又青師一日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
麼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
艸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景師曰也勝秋露
滴笑藻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窮
州山澧州水云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王化裏竺
書來謁師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
云不可離却卽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喫
書作至尊得麼云恁麼總不抵對時莫是弟子主

人公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
個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來
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
才看千佛名經問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
國土還化物也無師云黃鶴樓崔灑題後秀才還
曾題也未荅云未曾師云得閒題取一篇也好黃龍
新頌云黃雀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墜降
旗問渠國土歸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師與仰
山玩月次山云人人盡有這個祇是用不得師云
恰是倩汝用山云你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踏山
云因直下是個大蟲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

衡岳志

卷之三

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盪額

一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堦曰不進不退

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師初鏡意翰墨尚佛中元和尚成以語筆畫工

了道無益遂弃去造大瀉盡
得其道因分座說法于岳麓

嶽麓峯道林佛果克勤禪師兒時日記于言偶遊妙

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故物口于殆過去沙

門也即去家祝髮從師通講說授楞嚴俄得病瀕

死嘆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

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弃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

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覆

曰道固如是乎最後見五祖祖令入侍者寮會有
部使者解印還蜀詰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
小艷詩云有兩句頗相近頗呼小玉元無事祇要
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二祖曰且仔細師適侍立
問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
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聾師忽
有省出見欄杆上雞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
是聲遂袖香入室呈偈曰金鴨香消錦繡圍笙歌
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
祖喜謂山中耆舊曰我待者參得禪也出峽南遊

與道學張無盡談華嚴要旨張公不覺促榻偈曰
事二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姪
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久之遷住嶽麓
道林

行明禪師姓魯吳郡人遊方問道初歷五臺峨嵋二
殊普贊爲現金銀色相後入衡嶽遁影祝融峰下
與秦布衲交契嘗謂衆曰吾終誓捐軀學陸埤太
子超多劫而成聖果衆莫之信忽于林薄間委身
虓虎前俄爾皮肉頓盡時秦救其殘骸而火浴之
獲舍利無算精明燦色炤燭林木

祝融峯道者未知何許人嘗愛飲醜世人戲投以毒
師輒吐地石爲之裂體無恙也或爲禪人迫問宗
乘出語疾若雷霆每經行林壑有一蛇一虎相隨
狀若衛護然迨將入寂謂衆曰吾當留片骨與汝
等爲福田遂泊然而逝衆昇以茶毘法薪盡火滅
果得片骨大如琵琶衆尚未之奇也復取積薪重
煉之骨燦光色與火同烟消灰寒其骨如故衆始
奇之相與捐已貲建窣堵坡以奉藏焉

佛心才禪師住上封福州姚氏子幼依海印隆禪師
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

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
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
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值印夜叅巖
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言
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見黃龍死心機不甚契
叅靈源儿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時我見得甚
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
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
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婦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
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三是個甚麼山拔刀

作初勢師忽欣然擱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日
說偈曰徹二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盡是
彌萬象森羅齊漏洩後靈源分座闡化于空界
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婿水之味
絕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
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
高半箇不來諸聖不重已靈足馬單鎗
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
便憑五劫烟景有誰爭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
潮激氣

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
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
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
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慧和住祝融上封寺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
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
况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門庭施設誨誨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
面前皆成虱虱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
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象枝卓拄杖下座

祖秀上封僧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鍊牛依舊臥烟
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
遂喝一喝下座

惠日尊宿姓慶氏濮陽人早歲達道自北徂南隱居
衡嶽寺唐盧藏用作十八高僧序尊宿其一人焉
序載別卷

季能禪師衡岳寺僧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
莫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
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讓人
遂使春糠荅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岳這裏山畚粟
米飯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
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
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鴛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請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振禪師衡岳寺僧山居頌曰呵呵呵癩松寒竹鎖青
波有時獨坐樂陀上無人共唱太平歌朝看白雲
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婆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
杖子攪黃河

慧思禪師俗姓李氏武津人少以弘慈慈育知名閩
里常夢梵僧勸令出家遂辭親入道專誦法華日

唯一食不食別供嘗夢彌勒說法開悟故造彌勒像並屢感普賢彌勒二聖師摩頂安慰與之說法於是師亦倍加精進因讀妙勝定經見讚美禪定乃編親禪德學摩訶衍常居林野經行修禪後謁一丈師密受口訣授以觀心之法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七日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復勇猛尋有障魔四肢緩弱不能行步卽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心都如雲影如是觀已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將身倚壁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

所未聞經不疑自解居光州大蘇山時齊祚將頓佛法暫晦師謂其徒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以後必事遠遊師一日登祝融峰與岳神會慕神揖師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卽飛錫以定其處今福巖寺是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卽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廟前有石是地一一日師指巖下曰吾前一生曾此坐禪爲賊斷首尋獲枯骨一聚今福巖一生巖至西南隅指大石曰吾二生亦曾居此拾彌髀起塿焉又至蒙密處曰此古寺也吾三生嘗托居此地因指人掘之果得

吟秋雨微 = 秋風颯 = 乍此乍彼若爲酬荅沙岸
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文演福嚴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
人舌頭曰未審如何是親近師曰覷着則瞎

保宗禪師依石霜有年後住福嚴上堂世尊周行七
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
兒孫玉偈傳來挂人脣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盃
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
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偈不解慎初德嶠全
施未知護末南山鼉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彭

衡岳志

卷之三

五十九

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
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
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本
是齧豬之狗何異逃坑赴塹正是避溺投且如斯
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
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
一皿喝一喝

惟勁寶聞禪師住南岳般若寺師雪峰而友玄沙溟
入玄與一日問鑑上座問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
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

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又別著南岳高僧傳皆行于世

啓柔禪師住般若寺僧問西天以螭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荅苦空境無人不歎嗟

立泰南嶽僧沈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後謁石霜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已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見畬山見無所知年

衡岳志

卷之三

卒

年斫斷青山嶠旣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雀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獠路絕巖岬出芝樹失根茅艸肥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于九重詔禁止之故岳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甕傷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立二個寺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是端坐垂一足而逝聞維收舍利建塔于迎雲亭

懶殘禪師唐天寶初爲衡岳寺執役僧性懶而食
故號懶殘樂侯李泌微時在寺讀書察懶殘所爲
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先悽惋而
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
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自啗良久乃以所啗半芋
授之曰慎勿言領取十年宰相時刺史將祭岳修
磴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緣山磴道爲
大石所闢乃以十牛牽挽之又數百人鼓噪以推
之石屹不動懶殘笑曰不煩人力我試去之遂自
履石石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輒開寺僧
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
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
箠爲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
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脚師
去虎亦自此絕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芭蕉菴禪師名谷泉泉南人少聰敏性耐垢汚大言
不遜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眼
蓋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謁
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荊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
住道吾往省覲焉山有湫毒龍所蟄墜葉觸波

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師與慈明掣轉徑去師解衣躍入霹靂
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轉徑去師解衣躍入霹靂
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艸中意師歎矣
須臾晴霽師忽出波問曰因後登南岳住巒殘岩
移居芭蕉菴倚遇上座來叅問菴主在麼師曰誰
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直菴
主不在曰你聾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
趨出道次日再來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
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臂扭住曰我這裏狼虎
縱橫尿淋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

一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
少奇特夜地坐祝融峰下有六蟒盤繞之師解衣
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
枯松上益松妖也又白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
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
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以杖荷大酒瓢往來
一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
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個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
任金烏赤日上玉兔西墜榮辱何預我典亾不相關
一胡蘆閉走南山與北山畜一奴名

古日令拾薪汲澗或呼對坐岩石間贈之以偈曰
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理祖解般榘拙禦冬
寒隨分衣裳破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山去
無憇呵呵呵有甚討處慈明遷住福嚴師作偈寄
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
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慈明笑而已嘉祐中
有男子冷清以妖言誅師坐清曾經由庵中決杖
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檐說偈曰今朝
六月六谷泉被氣壅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
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闇維舍利不可勝數郴人塏

之至今祠焉

藏禪師住南臺寺僧問遠遊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
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
峰山下壘難齊

守安南臺寺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
曰卽今在甚麼處問寂二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底
響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亾
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勤禪師南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寸
龜毛重七斤

道遵南臺僧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
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得麼雖然
如是細不通風大迦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
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宴河清三世諸佛說法
現前于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下坡不走問牛頭問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
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舍一切師曰分明曰爲
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

懷志南嶽石頭菴住持婺州吳氏子庵居廿年不與

衡岳志

卷之三

六

世接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叅不
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

志璿祖燈禪師住雲峰寺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
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佛色缺痰藜穿過眼睛
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
風疎月度炎涼不知誰在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
陽

文悅南嶽雲峰僧初叅大愚問示衆曰大家相聚喫
莖蕘若喚作一莖蕘入地獄如射箭便下座師大
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

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愁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
我忍饑不暇爲汝說禪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岩
師納疏罷復過翠岩求指示岩曰佛法未到爛却
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岩
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領職不樂恨岩不去心
一夕坐後架桶繩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
見翠岩用處走走搭伽黎上寢堂岩迎笑曰維那且
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吐一辭後遷衡岳响巉峰
法輪寺上堂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
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

齊添禪師住南嶽法輪寺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
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來僧禮
拜師曰令人疑着上堂喝一喝曰獅子哮吼又喝
曰象王嚙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
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
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
彦孜禪師南嶽法輪寺僧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
一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
割定不犯鋒稜轉捩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
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觀管寒毛卓豎會麼喫茶

去曾問曰何是佛師曰火蟲曰狽如洞山道
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
師曰踏着始驚人

橫龍和尚南岳僧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
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
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
不生也師曰白沒閑人

景齊南岳雙峰僧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
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峰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
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眎大眾曰喚作無事得

衡岳志

卷之三

六

麼良久曰刀尺高懸着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
拄杖一下

曇藏禪師住南岳西園蘭若本受心印于大寂禪師
後謁石頭遷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岳之絕
頂人罕叅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東園
有蟒長數丈毒焰甚熾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
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
無緣宛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自賢南岳承天院主上堂僧問大眾已集仰聽雷音
一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利竿頭上翻筋斗曰恁

麼則岳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璨真珠上堂拈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歛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叅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日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惟儼禪師澧州藥山僧納戒于衡岳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乃造石頭之室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

衡岳志

卷之三

三

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着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着瞬目有時揚着瞬目者是有時揚着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于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于心體布于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蔑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頭

曰汝道不爲不爲個甚麼曰千聖亦不識後居澧州藥山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聽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耳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告寂塔于院東隅唐文宗諡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智明衡州花藥僧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師持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嘆曰今日方知此

衡岳志

卷之三

六

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曰我二十年前作境話會嚮師遂悟住花藥寺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

天然禪師住丹霞寺師本儒生偶應舉遇禪者問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卽選佛之場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幞頭額祖曰南岳石頭是汝之師

師抵南岳石頭曰着槽廠去乃禮謝入行者堂執
務後因普請剗草次師獨沐頭跪于石頭前頭誓
然與之落髮尋爲說戒卽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
見馬祖未叅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頸而坐衆驚異
以白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拜曰
謝師賜與法名久之遍歷諸方後元和三年于天
津橋橫臥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曰
無事僧鄭奇之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敬向十五年
卜居鄧州丹霞致數百衆師嘗著玩味吟二篇壽
八十三終謚智通禪師

衡岳志

卷之三

六九

法師承遠始學于成都唐公至荊州進學于玉泉真
公真公授師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萬計
有弟子法炤初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
衣侍佛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
而學傳教天下法炤在代宗時爲國師乃言其師
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
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岩石下
人遺其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艸木其取衣類
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巖谷羸
形垢而躬負薪慙以爲僕從而謀之乃師也不求

而世人不信而物成人皆負昂斬木石委之岩戶
不拒予管祠宇既具至德宗朝詔立爲彌陀寺正
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壽九十一柳宗元
爲述碑刻于寺門

國師法昭唐大曆二年止雲峰寺慈忍戒定爲時所
宗嘗于僧堂食鉢中睹五色雲中有梵刹當東北
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
它日復于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
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
曰神聖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

衡岳志

卷之三

七十

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貫日師緣光
而至徘徊四顧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
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
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
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
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獅子座爲衆
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繞師于二菩薩前作禮問
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
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念之
坐之二人上同

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
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
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
舉頭俱失所在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卽無著見
大聖處忽睹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
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卽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
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旣而如願復曰願分
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
佛陀波利引之入寺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
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羣生共知之師因

命匠刻石爲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旣畢謂衆曰吾
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也當大
歷七年也師于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于長安

宮中嘗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于太原
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

五會

柳子厚集南岳碑云
代宗時法照爲國師

玄光海東熊州人少穎悟往衡山見愚大和尚後返
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岬時絳雲亂目雅樂
沸空絳節霓旌傳呼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
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

非人間宮府羽衛之設無非鱗介參雜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十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復登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厥後不知所往

天台智者大師誦法華寺至藥王品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陳滅歸隋煬帝執弟子禮號智者大師于天台西拜求楞嚴至今有拜經亭

衡岳志

卷之三

七十三

後止當陽覆舟山又遊天竺東陽五溪云

慧海尊者爲方廣開山祖師每誦經時有五白衣長者列坐聽聞尊者詢其姓白衣自稱非人乃此山龍王也願獻寺基尊者諾之一夕擁沙爲平地遂建刹焉

方廣深禪師上堂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瞽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若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覺範洪禪師新昌彭氏子嘗謁寶峰克文和尚令看互沙未徹語一曰忽有省呈偈云靈雲一見不再

見紅白枝二不着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
搥魚鰕峰可之師博敏兼善詩文每爲世所忌而
嘗罹憂患後歸自海外隱于方廣名其齋曰甘露
滅道人法泰請曉其說師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
得法于少林隱于皖公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
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
遂遁于嵩山二老厭名跡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
此乃爲銘曰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
此名寂滅而生谷神不死惟佛老君其意謂此我
本超放憂患纏之今知脫矣鬚髮伽梨安遁嵩少

衡岳志

卷之三

七

粲赴潛霍是故覺範老于衡岳山失孤峻玉忘無
瑕當今舌本吐青蓮華後歸筠溪而終詩若干首
載後卷

附居士三

龐居士諱蘊字道玄襄陽人也隨父官衡陽因家焉
少憎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
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
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
川事作麼生日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
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偕頭二非收拾處二沒

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工并妙用運水
及搬柴後叅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
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與汝道士于言下
頓領玄旨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
致問曰座主旣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
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孤如居士意作
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着
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離纖塵我
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住無生
庵作一偈曰管日在有時常談有真其種二生

衡岳志

卷之三

七

別見聞多是非後來入無時又被無人欺一向看
心坐冥二無所知有無俱是執何處是無爲有無
同一體諸相盡皆離心同虛空故虛空無所依三
問無相理惟有父王知凡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
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藉量執鞭之可拘也元
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父名靈照常驚於道
離以供朝夕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
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不是凡夫居士嘗云
難三難十石汕麻樹上攤其書云易易三言神頭
邊祖師意其女云也不解也不易飢來喫飯倦來

一睡又云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
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
有佛地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
倒士曰作麼生女曰特地來扶起士將入滅謂靈
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曰已中矣而有
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卽登父座合掌坐士笑
曰我女機鋒捷于吾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
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
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有詩
三百餘篇傳于世

南嶽書院居士趙抃字悅道衢州西安人爲殿中侍
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京師目爲缺面御史乞歸會
佛慧和尚居南禪蘭若擯去聲色存心宗教日親
慧之左右慧未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餘惟宴坐
一日聞雷震響忽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
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
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當是時朝廷以王
安石用事抃因致仕携其子峴遍遊名山遂至衡
岳卜居焉扁其室曰高齋復作偈曰暖佩黃金已
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切

朴趙四郎抃于富鄭公友善鄭公于宗門永有趣
向抃作書勉之二云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
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閒逸如是之高求
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
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抃將終遺佛慧書云
非師平日警言至此必不得力矣遂擲筆而終謚
曰清獻

紫蓋峰書院居十胡安國字康侯別號草堂紹聖四
年進士初舉湖南學事罷官隱紫蓋峰下日往上
封秀和尚處咨決心疑遂得言外之旨頌南泉斬

衡岳志

卷之三

七六

貓話云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
兔馬非龍象大用堂七總不知又寄香和尚偈云
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
不死夜來秋月又固圓

宣義大師夢英南嶽僧工于篆法以宋乾符五年召
至京師陳希夷先生與當時宰執俱有詩以贈之
晚歸終南山老焉每書碑刻後自云南嶽講華嚴
經法界觀字學宣義大師賜紫夢英遺史袁奘曰
予檢脩岳志仙釋一卷方畢忽有慈谿嗎君諱本
若者過衡邑携碑帖數本過于展視之有南岳宣

義大師等字細讀其文知師為南岳僧于宋太宗
朝奉召入對以篆書受上知者十八體謂有古文
有篆文有籀文有廻鸞篆柳葉篆垂雲篆飛白篆
芝英篆剪刀篆薙葉篆龍爪篆迴字篆環珞篆懸
針篆垂露篆雕虫篆小篆填篆乳等十八家辯論甚
精因書沙門惠休詩一首為十八種篆式刻諸碑
碑首贈詩甚多予拔其尤者錄之陳希夷堯亮生詩
曰衡嶽年來別九華少年師號紫袈裟驚天動地
懷何藝古篆法高十八家樞密學士進學書曰我
年攻學楚江濱十八家書妙入神莫能盡述天

卷之三

世...後更無人何承矩詩曰遠圖書畫...
翠兼前行齊支遁喧三楚學富陽水竟九天...
翠借頻有說賜衣猶帶御爐烟...
翠紫閣芸名高湖海晚遊秦...
翠芳地精予身竹杖...
夫我疑簪組成爲縛...
翠...經千古名噪一時今尚未...
翠...志亦無所載以此...
翠...自而...滅...傳者多矣...

知南岳有此一師且得見其篆法離奇瑰怪
爲希世物急取而登之志馮君之功不可沒也已
明見心禪師名來復自號竺曇叟豫章人受法于徑
山南楚悅公住雙峰古清寺明洪武初奉勅選天
下高僧入侍召至京著澹游集三卷中有衡山
嚴寺二十咏沈鬱蒼渾直空一代作者

潔空和尚南陽人以弘治中隱南岳方廣寺七十三
歲端坐而逝遺偈一首云七十三年老潔空提起
西來又弄東于今撒手歸何處一輪明月照秋空
楚石名不祥不知何許人觀音岩僧與羅念菴先生
衡岳志

卷之三

七

爲方外交嘗授念菴以金丹術念菴不受然交情
古誼具見于念菴別楚石詩
開緣號無盡順天人嘉靖間栖南岳明月峰尋居永
叅峰四十餘年艸衣木食悟佛心印後坐化其後
有圓昂者叅無盡和尚建雲龍寺華藏閣從而說
法者五百人

瑞光祥禪師住崩旁峯下稱爲豆兒佛示弟子能青
云其性本空寂因緣生諸有溫滅本空無是名妙
蓮華行住坐臥處頓悟菩提路直入如來地同歸
極樂國

達觀禪師不詳何許人萬曆間以奉勅至南岳因隱
焉有詩一首鐫廟石云修廟還栽廟裏松廟修雲
外雀巢空何如依舊不修廟留得長松老化龍
山茨際禪師南通州人叅磬山隱住綠蘿菴開爐示
衆云諸方今日開爐奔走四海禪徒箇二希成佛
祖真叅究竟還無爭似南嶽數輩緘口鎮日跏趺
霜風撲面瓶盃清虛堅確志辨所圖常憶古人居
破屋滿牀盡撒雪珍珠

不退勇禪師杭州人叅玉林于報恩作首座順治癸
巳來衡岳住天台寂于觀音峰偈云千尋百嶺萬

衡岳志

卷之三

七九

尋潭來宿三生舊日龕豐碣流金千古是賢愚不
改舊時觀

無用奇僧也不詳其名江西饒州人先居匡廬崇禎
間旅食南岳不住菴室日夜行山中高聲念佛夜
逢羣虎無怖心虎亦不爲害二十年晝夜如是願
治丁酉秋偶至香水庵染恙緣石鼓自投江中由
合江亭逆流而上至瀟湘門郡人奇之收茶毘入
莽茅坪普同塋有偈云人心癡呆不回頭誰肯修
身淨土遊一句彌陀真極樂凡情僧俗一齊修
七龍盆火頭河南人不知其名號以崇禎戊辰年入

九龍乳事火頭遇溼柴輒焚香禮拜以燭然之火
一卽起見火中吐蓮花狀二十年不言語忽
于乙未冬無病執帚爲佛聖掃塵向韋馱作語云
一來世當生何地自天子而下皆不欲不如再來修
行因擊鼓三通聚衆行禮告以三日後當長往矣
後果如期端坐而逝

國清大戲燈禪師衡陽義氏子先依白齋後叅箬菴
和尚傳其心印以順治甲午春回衡嶽住中國清
禪寺陞座會得根源事二無礙千丈巖前好買好
賣猛虎野跳入老鼠鼻孔裏拽出烏金紫玉見者

衡岳志

卷之三

八十

便知且道死貓兒頭作麼生酬價良久云一九二
九相逢不出手隨呼侍者收拾如意示衆云千觔
眼四兩耳邪正莫能匿四兩眼千觔耳好惡無其
主若是個見義勇爲底剪淫蟻之鬚以攘其跡使
不妄尋香逐氣截毒龍之角以奪其聽使不謾致
雨興雲不具恁麼作略未免一犬吠虛千猿嗥實
竺菴成禪師醴陵人得心印于覺浪和尚住江西壽
昌禪寺順治丁酉移錫南岳毘盧洞廣濟禪寺上
堂僧問諸衆設供請和尚舉揚般若如何是般若
師云三脚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井

裏糺塵撲海飛問如何是般若用師云闍黎分上
未在乃云古人先明道眼然後居山道眼若未發
明安知鉏頭底下有無盡生涯折脚鐺邊有現成
活計縱成上座覲面拈出未免白雲萬里
季總徹禪師衡陽陳婆子住姑蘇慧燈禪院晚歸南
嶽淨瓶岩上堂臥雲深處不朝天剗一微塵出大
千獅子吼斷黃金索象王耕破劫初出當機會得
真消息火內重開五葉蓮唼要與秋風戰一場等
閒直入空王殿且道空王殿作麼生顧左右云誰
家竈裏無烟燄

衡岳志

卷之三

八十一

寶華諾諾導禪師金陵劉氏子少依朝宗和尚于祇
陀林得受具戒于天童居古虔寶華寺以順治戊
戌托盃到湘南卓錫白門禪林上堂問十方聚會
選佛場開向上一句如何舉唱師云月落砧杵杵
江空雁一聲進云畢竟如何保任師便喝後師仍
歸寶華以法付超本全具今住白門

法智禪師號破門維揚人結茅下火場菴曰石浪工
草書亦有詩名與樞巡彭禹峰臬司黃抑公糧憲
趙章莪諸先生友善

明照法師號別山黃陂阮氏子早住西園登講座于

茅坪湘潭諸處卓錫龍泉于康熙元年八月登祝融峰同襄陽袁奐相唱和有衡嶽詩三十首

牧夫法禪師蜀蓬州何氏子入南岳投三學律師受戒具結茅西岩登講座弃去得心印于龍池歸住黃龍山示衆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前不釋迦後不彌勒頂門具眼腦後見腮天無私蓋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臨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

無異大師衡陽人明明和尚之胞兄也依天童密雲老和尚芟染遍叅後于白石峰前祇林任靜機緣

衡岳志

卷之三

全三

語句載于別錄曾作山中四威儀云山中行步步無停穿雲去坐手捉明星山中住不殺梧桐樹鳳兒來指伊歸宿處山中坐哩囉歌頻播音韻希世上人難和山中臥夢裏佛慵做打鼾點虛聲天來大今遷海會菴

